



《寒雀图》，绢本，设色，纵25.5、横101.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崔白为何只画九只麻雀

雪莲红

1065年，相国寺因为遭雨被部分破坏，崔白参加了这次壁画重绘，工程约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结束，而崔白也是在这次工程后被召入宫廷画院。崔白大器晚成，进入画院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他很受宋神宗赏识。因为他是个性格疏阔的人，宋神宗特批如果没有御旨，任何人都不能安排崔白作画。

崔白擅花竹、翎毛，亦长于佛道壁画，其画颇受宋神宗赏识，授图画院艺学，后升为待诏。所画花鸟善于表现荒郊野外秋冬季节中花鸟的情态神致，尤精于败荷、芦雁等的描绘，手法细致，形象真实，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崔白的花鸟画打破了自宋初100年来由黄筌父子工致富丽的黄家富贵为标准的花鸟体制，开北宋宫廷绘画之新风。崔白有《双喜图》《寒雀图》《竹鸥图》《杜牧吹箫祝寿图》等传世。其弟崔恂、孙崔顺之皆善画，同袭崔白画风，颇为时人所重。

崔白一生作画甚丰，仅《宣和画谱》就载入241幅。其作品现存世极少，北京故宫博物院仅有《寒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双喜图》《芦雁图》《竹鸥图》《枇杷孔雀》等7幅，秦岭珍藏阁有《杜牧吹箫祝寿图》。民间珍藏较少。

正是因为地位的卑微，所以他目光所及的就是平原的寒鸢、野兔、麻雀……特别是小小的麻雀成就了寒门的崔白。

崔白的花鸟画最大的贡献是使静态景物赋予动态的美，开了花鸟画的先河，使人耳目一新。

麻雀是很寻常的灵物，特别在乡村更是驱之不离地依着你、赖着你、甚至唧唧叫唤烦着你。崔白在《寒雀图》里，惜墨如金，清淡着笔，九只麻雀各具形

态，栩栩如生：或引啄理羽；或养神闭目；或驰颈呆望；或萎缩；或啾啾；或倒挂；或收翅……一只是个体，九只就是群体，它们把一树枝丫当成了温暖的家园。

为什么崔白画的是九只麻雀，而不是六只或是七只呢？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传说，崔白完工《寒雀图》的时候，邻居十几岁的儿子刚好在场，看得入了迷，还一二三……数起了麻雀。回到家里，儿子问爸爸：“你猜崔叔叔今天一棵树上画了几只麻雀？”爸爸对儿子说：“一只不行；两只也不行；三只更不行……那就九只！”儿子两眼盯住爸爸，一时愣在那里。半晌，缓过神来，说：“爸爸，你是神仙，会算命！”

既然是传说，可信度就大大的打了折扣，今天我们也无法去考证。作为距崔白家乡仅一河之隔的我来说，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或许对崔白为何不多不少只画九只麻雀，能够寻找些许的理由。

儿时的一年冬天，一向忙碌的父亲忽然关注起家里的鸡来。他数了几遍并问母亲，怎么是十只鸡？母亲点点头，肯定了是十只。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赶明个抓一只鸡去街上卖了，哪有喂十只鸡的？不吉利！母亲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哪里不吉利了？父亲只是回答了一句话，“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就留九只最好！”

现在想来，父亲的这句话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有教益的，我们追求完美没错，如果一旦遇到了挫折或是逆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父亲这句话，退一步抚慰一下自己的伤痛呢？虽然至今我也没搞明白，但是，起码我知道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心里对于数字“九”是崇拜的。兴许，崔白心里同样有

我父亲一样的想法，因为文化、风俗和积淀往往有特定的地域性。

这也仅仅是我一己之见，也为大家研究历史人物崔白作为一个参考；况且，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收藏藏品，我们还要在藏品中接受更多的信息，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崔白的花鸟画虽然受到徐、黄两体的影响，毕竟他在吸收的基础上，独具创新，成为当时花鸟画风格转型的标志性人物。

苏轼对其的评价是“人间刀尺不敢裁，丹青赋予涂梁崔”，可见崔白花鸟画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多大。



《双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于时间褶皱中遥望百年变迁

——读《额尔古纳河右岸》

余朝静

老了。”

在这本故事中，作者迟子建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的自述向我展开了一幅巨大的画卷，一幅由语言组成的画卷，画卷上细述了中国东北部的鄂温克族，从19世纪初到20年代的兴衰变迁，讲尽了几代人的故事。全书以一位长者的视觉讲述着身边人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苍凉又孤寂。

这种苍凉孤寂的情感像一阵由额尔古纳河吹来的微风，在故事的开篇便裹挟着我去探寻。而在阅读这本书的时间里，我不止一次叹服于迟子建老师的遣词造句，她的文字是这样的细腻优美富有诗意，让人沉浸在她的笔锋之下，渐渐忘了生活的烦闷忧愁，只是在跟着文中“我”的步伐，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躺在能看到星星的希楞柱里，瞧着逐苔藓而栖的驯鹿们，和族人一同围着篝火喝酒吃肉。

这样的情感体验让我压抑沉闷已久的心，在那一刻终于重新鲜活了起来，合上书页，我的肉体依旧在城市中，可我的灵魂却好似还留存于那片美丽的土地，留

存于那群与自然共生的人们中间。

书中的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一切都是安静恬然的，即便是描写到生与死时，也没有那么的撕心裂肺，只是一种沉痛，然后便是对生命的释然。他们与自然共生，他们的生活起居离不开自然，即便生命的终结也以风葬的形式继续与自然共存着。

20万字的篇幅，述尽了他们的一生。在这个不断有人死去，却又不断有新生命降生的家族中，我看到了一种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人生态度，他们与自然共生。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对自然产生了一种爱意，一种向往，我想要去那里，去亲眼看看那里的历史与风情。我想要看看那里的树、那里的云，我想要不止是我的灵魂到达，我想要我的肉体一同去那里。

我想即使是被生活打磨得再压抑再麻木的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感受到生命的震撼，并拥有一种重新鲜活起来的力量，并且一定和我一样，想要亲自去走访那片神秘的净土，去探寻书中的“他们”，去感受不同的生活与信仰。



两个月前，我打开了这本具有十足民族色彩的书，那时我正处于对自己、对生活的焦虑中，我感到生活像一摊泥水，粘腻厚重，我感到自己被生活缩小，在这摊泥水中上下沉浮，精疲力尽。

我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打开了这本书。书的开篇第一句就将我深深吸引住——“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

秋深了，霜就重了。晨起，放眼四望，村庄处处都是白花的一片，像是泼了一地的盐。枯黄的树叶上结满了洁白的霜花，低矮的草丛里缀满了晶莹的霜粒，屋顶的青瓦片上也蒙了一层霜。

霜重了，山也瘦了。“秋深山有骨”，山瘦下去了，展现出粗犷的山脊线条。秋风劲吹，众草枯黄，草矮下去了，露出几块奇形怪状的石头，颇显得有些突兀。山林里，不时有松果跌落，松针也纷纷告别枝头。不出几日，松针落尽，光秃秃的枝杈直挺挺地伸向天空，山野更显空旷寂寥。枫叶愈发红了，边缘尚透着浅浅的青绿，红绿间杂，相映成趣，尽显大自然色彩的驳杂。山坡上，有几棵高大的柿子

树，老干虬枝上还残留着几只柿子，灯笼似的在风中摇摆，似乎在与深秋作最后的抗争。

寒霜过后，田野呈现出一派凋敝的景象。垒上的草黄了，无边的鹅黄肆无忌惮地漫向天际。垄沟已干涸，裸露出灰褐色的泥，喧哗奔腾的水流声已成为记忆。旷野沉寂下来，不再似往日那般喧闹，能清晰地听见秋风掠过草丛的声音。谷物已入仓，秋收后的稻草人守在田头。虫鸣已渐渐远去，鸟儿也纷纷隐藏了行迹。

“霜降杀百草。”一场霜降，大多植株将生长的渴望潜伏起来，静静地等候下一轮勃发的召唤。麦田里却不一样，麦苗傲然迎风摇曳，依然生机盎然。太阳出来了，挂在麦苗上的霜粒融成了水，顺



着麦苗根部渗入泥地里。麦苗吸足了水分，愈发精神起来，它用一片耀眼的青绿，给暮秋田野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气。

霜降前后，父母都要在菜园里忙碌一阵子。辣椒熟了，母亲把它们摘下来，结成串，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红红的辣椒像一只只小灯笼，它们用喜庆的红色，把农家的日子照得亮堂堂的。白菜畏寒，父亲用脚把白菜根部的泥踩实，然后细心地把白菜一颗颗卷起来，绑上草绳防冻。红薯起出来了，品相好的入窖越冬，挑出那些被锄头损坏了的，洗净了磨成粉。蔬菜大多禁不得霜，白萝卜是个例外。“十月萝卜小人参”，经霜后的白萝卜脆甜可口，可以当水果生吃。我特别喜欢吃霜打后的白萝卜，剥了皮就急

不可耐地往嘴里送。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霜华入了诗，就多了一份别样的意趣。“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轮新月高悬，板桥伸一层薄霜所覆盖。霜雪上，一串足迹延伸向远方。孤月冷露，引发了诗人温庭筠的羁旅愁思。面对霜降，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生际遇，会有不一样的感慨。在草木零落、万物萧瑟的霜降时节，苏轼看到的却是木莲花的坚守，由此感叹道：“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酷暑也掩不住生命的坚韧与律动。

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次回眸，时序给秋天画上了一个明澈而亮丽的句号。霜降过后，就是立冬，接着是小雪、大雪，围炉闲坐的日子也就近了。

